

唯室集

唯室集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集
別集
部
類

商務印書館受教育
部中央圖書館籌備
處委託景印故宮博
物院所藏文淵閣本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提要

唯室集四卷附錄一卷

別集類三 宋

臣等謹案唯室集四卷附錄一卷宋陳長方
撰長方有步里客談已著錄是集詩文散入
永樂大典各韻下據胡百能行狀原本凡十
四卷又唐琢原序稱其家所刊凡二百篇今
掇拾殘缺僅得文五十二首詩三十九首勒

為四卷而以他人所作銘狀記序附錄於後
以備稽考雖較原書篇數祇及其半而菁華
具在亦可以覩其大凡矣長方父旣與游酢
楊時鄒浩陳瓘等游故長方之學以程氏為
宗朱子語錄於同時學者多舉其字惟於長
方則稱曰唯室先生蓋頗引以為重也馮時
可雨航襍錄謂宋儒論人喜核而務深長方
亦不免於是然如謂劉先生滅劉璋取蜀為

行不義殺不辜故不能有天下謂張九齡與
李林甫同輔政不能發其奸而去之以致天
寶之亂雖核以事勢均未必盡然要其理則
不為不正至於紹興六年應詔劄子諄諄以
嚴師律備長江講漕運為急又因朝廷罷趙
鼎任張浚作里醫一篇以為國家起痼疾必
固元氣補當持重攻當相機蓋其意不主於
和而亦不主於遽戰富平淮西符離兩敗躁

妄僨事若預睹之固與迂濶者異矣雖佚簡
殘篇僅存什一要勝於虛談高論徒供覆瓿
者也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唯室集序

予嘗謂古之聖賢未始爲文其見於語言者皆以明斯道也故曰辭達而已後世文勝質學者以文字相矜耀世亦以是重之故摘章繪句駢四儷六競爲浮華之文而去道日遠矣流風之盛殆數千百年未易刮濯可勝嘆哉亡友陳齊之初從師友學則有真得不事虛名潛心古道其讀經則有春秋私記讀史則有班范史論深造自得發其關鍵直覩堂奧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不

幸早歿故見於行事者泰山之一毫芒此善類所以深
嗟而痛悼之也雖其平生應用之文亦不苟出率多有
德之言凡有所作又爲人持去所存者寡及其孤哀而
集之僅得二百篇而已將槧木以廣其傳予故爲序之
雖然此非其言之至也後之人能讀其書逆其意以知
其言則此亦不啻足矣又奚以多爲貴哉乾道戊子十
一月望日魯國唐琢謹序

欽定四庫全書

唯室集卷一

宋 陳長方 撰

論八首

帝學論

生民之巨福宗社之長計莫若人主知帝王之學三代而上堯舜禹湯得之故功高萬古當世被其賜三代而下孔孟得之而無其位故澤不旁流徒私淑於後人有志之士未嘗不欲以獻於其君或在下而無由自通或

聞而不果信或信而不克用是以寥寥千百年間黔首不被聖人之澤也人主雖有堯舜禹湯之資無學以充之目奪於聲色心蕩於嗜好而又憊人讒夫以邪說逢迎遜順薰漬陶染於其前後日復一日及其惑於先入善言無間而可乘則下民唯君之怨是豈知愛君之義哉是豈欲澤及黎庶哉臣幼讀故相司馬光遺藁見其歷事三宗自爲諫官爲中執法進歷年圖每以三語爲獻曰仁曰明曰武又言平生艱勤所得盡在於此光之心

不愧於孟軻之愛君矣臣私自意人主心術之要無出
光之三語及長得師乃知禮記大學一篇爲帝王學問
之宗雖秦火之餘簡編紊散先後之次多失其舊然聖
人之指昭昭可尋也大抵人主之學固在於博貫今古
知書之多文字照人思侔造化然惟知帝王之學功德
巍巍而兼有是數者則爲多材多藝不知帝王之學徒
挾數事以爲長則無益於國事矣大學言古之欲明明
德於天下者在於修身修身之道在於正心誠意欲心

正意識必先於格天下之物理使渙然水釋以極致其所知所知既明則心自正意自誠心正意識則匪僻之心無自而生匪僻之言無自而入方寸之地昭昭然如鑑之明如水之澄由是而不已內之於進修則堯之所以欽明文思舜之所以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禹之所以祇承于帝敷于四海湯伊尹之咸有一德特名數不同爾皆此道也外之於應萬事則燭見機會外之於攬人材則洞見邪正外之於辨疑似則能為權量其要特在

致極其所知爾然而所謂知者非聰明才智之知非多
能多藝之知在於熟察此心之正故大學又曰心有所
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忿懣則
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去是四者而察此心
之本體果爲如何於此了然無疑則大學所謂致知也
自古聖人之德未有不由此而進修也人主萬幾之暇
能取大學之書參之以中庸澄神靜慮不使匪僻之念
萌於胷中日一覽之以其疑義博訪真儒則堯舜禹湯

孔子孟子數聖人神交於千載之外天下將沐唐虞夏
商之澤豈細事哉

孔子聖之時論

仲尼之道其猶天歟春夏秋冬發生敷榮孳斂肅殺人
徒見萬物枯榮之迹而已所謂化工之神初不可得而
見也孟子去聖人百有餘歲而得聖人之傳知聖人之
奧故其發明仲尼之道不同於清和任特曰聖之時而已
蓋其仕止久速之不同人徒見仲尼出處之迹如是所

謂仲尼之道初不可得而見也嗚呼此仲尼之道所以大歟此孟子之學所以深知仲尼者歟請試論之有大人之事有聖人之事大人者大而未化以道爲標的步趨言動視彼而行如持尺度而校長短如持權衡而酌輕重夫以尺度而論長短以權衡而量輕重宜其無所差也然而尺短寸長之間銖黍輕重之失一有少異則尺度權衡有時而不足恃其謬已千里矣聖人德臻極致體與道合由仁義而中會通身爲度而聲爲律故其

動容周旋出處語默無所待而明無所持而合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如天不言而四時自運行萬物自生殺人徒見草木發生肅殺而不知化工之迹也此大人聖人之德所以不同也伯夷伊尹柳下惠大而未化氣稟於天者或有所偏故其性分之內如玉含質如金在鎔所以胚渾琢磨之功有所未至其清其任其和雖各臻於聖人之一端使三子者易位迭處則或有時而未盡善矣仲尼以天縱之資造前聖之極事變千途百出於前